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

親筆宣諭不須與三省議

路允迪等卹其家甚善益見徇國勤勞之意卿不須與三

省議此事已決何必如此凡事斷而可成再三反復愈亂

人意卿可一心措置備辦成功之後與卿共享太平之樂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

及乞稟受廟筭以行

臣伏蒙睿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復愈

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兵促

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常分亦無足道



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為然使他日果能支梧則已稍有踈虞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為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傳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實區區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二劄子

臣伏蒙宸翰鄉出師今論已定者仰荷委任之重第深感懼然茲事體大繫國安危非臣一人所可獨任其責宰執

間議論尚有不同者徒迫天威罷師道而遣臣觀昨日之所評議與今日之所施行其意可見伏望聖慈更盡大臣之謀使人無異辭同任成敗他日或少有差跌不獨臣受誤國之誅豈勝幸甚至於以身殉國進而死敵則臣之素志也夫復何說以辭

第三劄子

臣契勘童貫以樞臣為宣撫使踰二十年所擢者皆關陝之精兵西討夏賊南殄方寇北攻燕雲喪失師徒無慮數十萬遂使國家兵勢削弱以至今日有美狄憑陵之禍然貫一時蒙上皇信任之專武臣將帥皆出其門內帑供給

不可勝計置平貨場等以斡萬貨之低昂豐財足以養士
厚賂足以弭敵故雖行師用軍無有紀律久而後敗今臣
受任於國家艱危之秋姚神二帥軍馬潰散之後哀疲劣
久不訓練之兵以抗強敵率烏合素不拊循之將士以微
成功其矣其責重而且難也惟有一策不愛金帛以養士
而作其氣庶或可爲而今之宣撫使司悉仰給於朝廷府
庫空虛無以給予前日乞一百萬纔實得二十萬已有難
辦之論不知何以使臣率勵將士支拯兩路而寬陛下北
顧之憂也陛下謂臣忠義感激奮不顧身則可謂臣訓練
兵事果能成功則不可夫以兵弱財匱之時而欲徇國家

之急以捍屢勝驕暴之虜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難更望陛
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慮之異時無謂臣輕率敢往而
不顧國家之大計也議者又謂臣建守三鎮之策今日之
事臣當任其責是大不然三鎮者祖宗陛下之三鎮果能
守則當與天下共守之如必使建議者任其責則後誰敢
爲陛下納忠者更望聖慈與宰執商議審處令各爲奏明
言遣臣之利害是非如何激勵士卒如何應副錢糧屯泊
當於何處戰守當用何策斷自睿意使臣得遵稟而行不
致誤事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第四劄子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寓臣以非材特蒙獎擢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遇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效而材疎智短終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違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自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

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種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

奏議卷之十一 四
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
深戰慄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不責速進

應河北河東並便宜施行不可深進或少衄亦不為罪捷
到亦不為喜但堅固期於全三鎮是朕之意卿宜體此不
責速進但款曲圖之庶保萬全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朕信任卿堅如金石應一行事朝廷豈能預先定得卿可
一切便宜施行

宣諭所到如親行

李綱所到如朕親行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
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筵宸禁猥
煩八簋之陳詔語春溫威顏天邇謝伏念臣奮身寒苦逢
世享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諳藜藿初無肉食之
謀自筦樞機空糜廩廩適犬戎之犯順騎遶并門驅虎士
以遄征軍連代北憫其行役錫以宴娛仍招佩橐之臣以
示加籩之寵釘繁列宿繫鐔帶之內盼光奪流霞盞玉舟

而親勸驩騰部曲策絕典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
英併懷輔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攘
而不廢已侈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
之仁力刷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至以
策勲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萬壽行入
賀於紫宸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
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紫戰袍一領
金湯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全銀五百兩綃

首匹細物一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夸椽燭五十條刀劍
六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鑿椅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
十隻烏銀犀皮銷劍一口者總戎兩部曾未屯於國威申
錫百朋已繆承於天寵轅門改觀帥帳生輝荷優眷之有
加揣虛庸而失措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
賣服之宜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勲慨念
臣愚蚤逢主聖幾著銖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
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幣仍
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
琯戈寶劍俾執銳以輸忠鳳舞蘭膏期通宵而盡瘁丁寧

示眷樞機銜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濟中興之業力排羣議獨奮睿謀脫三鎮於犬羊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救寧察臣蚤與於邊機故此俾宣於廟筭憫其行役被以寵靈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虜期無南下之牧仰寬北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開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蕃鞍一副者沛命來臨天威在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廐之良佩服已榮祇深慚懼謝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

之勞錫以駢蕃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駉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臣取不仰承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授鞍矍鑠之姿將命不愆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差翰林學士吳玠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已霑零露之恩宴衍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僥冒第劇戰兢謝伏念臣社稷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於忠義逢時竊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丞轄曾周著於休功繼掌

樞衡迄篋聞於善狀自惟迂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而歸
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寫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
褒榮浸侈初肆筵於中禁復申犒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
珍樂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儒衷下及群僚亦與
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羈賤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
致此鯁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
之俘願希蹤於前世卻南牧之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數日不見卿良深引望途中勞神不易太原重事委在於

卿更宜將慎用副朕懷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屆時眷優
薄之勤止載惟忠盡深所歎嘉顧邊警之未寧繫壯猷之
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威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
徃思處慎務決萬全卿其勉圖朕所傾竚夏熱卿比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本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撫河
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遠咫尺之威捧誦

紫泥邊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謝伏念臣學淺
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超執事機方羯胡蓄銳於
晉疆而燕寇擎兵於朔部長蛇封豕肆毒吾民鋒蝟斧蟻
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
大計實安危之所繫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
伏惟皇帝陛下擴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
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規其所蔽慮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
之言以臣勇於赴功故有忠慎之誠乃形一札以取萬全
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皇之秘略參以並行體
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

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初總
出鞏洛望拜陵寢上劄子

乞深考祖宗之法
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
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
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
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
善譎言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
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
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覽所上章陳深考祖宗之法等事足見忠義愛君之心當一一銘記於懷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察院乃與許翰條具

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廟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

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以邊陲鞠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

奏議卷之十一
十一
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語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一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虞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

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贖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

奏議卷之十一
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入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其地強敵臨境非和戰朝夕恐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秦祖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神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

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害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湏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

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在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

乞罷宣撫使劄子

七月二十五日解潛折彥質南北關與賊相遇力戰而退

上劄子符雅乞罷職任

臣近具奏狀劄子以解潛折彥質南北關進兵將士退卻乞賜黜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昨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以智術淺短不足以仰副委任之重累具辭免不蒙俞允迫於天威龜勉就職自受命以來思自罄竭以圖報效而軍旅之事素非所習節制不明方略無取致解潛等與賊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勢力不加尋即退卻曾無尺寸之效責在大帥各將誰歸夙夜憂懼心氣怔忡動

輒遺忘豈可復總軍政伏望聖慈矜憐檢會臣待罪章疏
特降睿旨罷臣知樞密院事及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遴選
重臣代臣職任就近令范世雄管勾許臣交割進遞前去
聽候指揮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公心職事及蒙
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
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
賊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
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爲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

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爲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旣退河
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旣出師以
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
秋頗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
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氣益驕
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爲南牧深入之計
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
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朝廷又只行下
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實用虜騎猖獗
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

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爲
宗社計募兵擇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爲
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在誠非所宜
况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
非材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爲國生事招致
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
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冒天威不
勝戰越待罪之至

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
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特降詔書
不允者王事方棘願狗國而捐軀將略弗優敢籲天而請
罪與其肯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詔弗俞爍
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回再瀝愚衷仰干睿
聽謝伏念臣斗筭小器章句陋儒粗聞忠義之風不知軍
旅之事分衽遲於巖壑敢希冀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躡
貴游而並進荐膺聖獎超執事機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
於北部自惟譾薄必至顛隳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
遣經營庶務黽勉百為鬢髮爲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
嚴令具雖明馭衆之方將墮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并門之

圖未解保塞之寇鼎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雖屢祈於罷
黜終未賜於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
臣才謀淺短不足有為憐臣疾病連延誠非避事冀垂寬
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於餘
生溝壑未填或收功於晚節

第三劄子

臣所乞罷職任非緣避事及為身謀實以不習軍旅之事
不可為帥自知甚明恐誤國事及今改命尚可設計以解
太原之圍以禦河北之寇仰副聖意更少稽緩決致疎虞
雖賜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睿慈特賜矜察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
官致仕伏奉宸翰令安心職事未賜俞允伏念臣猥以孱
庸誤膺委寄力小任重福過災生疾病交攻心慮憤亂寢
食俱廢生氣索然儻或貪冒寵榮尚總軍政必誤國事自
取顛隳伏望聖慈察臣忱誠非有沽激特降睿旨許依所
乞使獲退休則終始保全雖天地父母之恩何以加此餘
齡未泯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第五劄子

臣累具劄子仰干天聽以不材而當重寄恐誤國事乞賜

斥罷許令致仕別選能臣躅踏俟命未蒙俞允第深皇懼
臣聞量材授職不強以所不能者君之道也陳力就列而
不能則止者臣之節也如臣書生不習金革之事受命之
日固嘗力辭迫於天威黽勉就職夙夜自竭思效鈇刀一
割之用而進無尺寸之功乃知素非所習不可勉強儻或
貪冒恩榮而忘不能則止之義豈惟有設國事且將得罪
於古聖人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再三冒瀆期於得請仰
冀聖聰有以照察之也臣又聞壯火之氣衰少大之氣壯
臣自今春以來更歷憂患志氣凋落正如傷弓之鳥望曲
木而先驚責其勇敢復如曩時雖自激昂豈可復得方陛

下欲張皇六師盪平機群醜之秋必得心果氣銳謀猷方壯
之人奉命徂征乃竟有濟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非愛
死非謀身正恐更或敗事上累陛下知人之明設國大計
雖伏鈇鑕亦復何補特賜矜憐許以骸骨歸於田里則天
下之人皆知陛下以口嘗效犬馬之力曲加保全誰不知
勸非獨臣區區之私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第六劄子

臣累具劄表干冒天聰乞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
觀一次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許臣候種師道到交割職事
赴闕議事仰荷天恩終始保全但深感泣近准尚書省劄

子折彥質除宣撫判官及備奉聖旨令臣不得輕易進兵
伏念臣智謀無取疾病交攻比日以來夙夜震恐心氣不
寧動輒憤亂豈敢復為進兵之計但邊事緊急須人措置
而臣束手坐視無可為者深恐誤國伏乞降旨促師道起
發或且令折彥質前來交割臣得扶疾迤邐前去聽候指
揮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第七劄子

臣累具表劄奏狀仰干天聰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
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以外任官觀一次伏蒙聖慈再降
詔答未賜俞允重念臣學尚荒疎智能薄蕪誤被使令
其分量雖自罄竭無尺寸之效夙夜愧懼憂悸成疾不
能支持伏望矜憐特降睿旨許依所乞異時圖報當極糜
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兢之至

再乞罷宣撫使表

臣竊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
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以外任官觀一次再降詔書
不允者危誠上達方虞參鉞之誅溫詔俯頒未遂丘園之
請敢再陳其懇悃庶仰垂矜於矜從謝伏念臣一介書生不
習兵事忘身殉國雖堅坐削上之心制勝運籌初乏折衝之
略誤蒙天獎俾長樞庭山分闡外之權未迪師中之吉雖

聖恩寬大必將赦三北而用孟明然公議沸騰豈肯以一戰而怒房瑄與其招人一言而得罪曷若控君父而乞身往城于方宜有赫赫之南仰在泮獻誠必資矯矯之虎臣自度非才請避賢路伏望皇帝陛下容之以天地之量燭之以日月之明憐臣勞瘁而無補於事功察臣精誠而有志於忠義進以道而退以禮不使翱翔保其始而全其終無令隕越則臣誓堅素守仰戴鴻恩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

第八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矜憐孤蹤過有存撫初言睿斷所以用臣總戎之故中言諸將難以倚仗遂致不敢輕易進兵之由終言臣昨在圍城之中嘗效犬馬之勞欲力賜保全之意聖恩隆厚雖父母之於子不過如此感極涕零不能自止伏念臣學非適用材不逮人徒抱愚忠常欲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誤蒙委任伴之宣撫兩路而臣自知材力譴薄誠不足以仰副重寄力具辭免天意莫迴黽勉就職亦欲少效涓埃之報而事與願違略無所補以寬陛下北顧之憂此臣所以夙夜震恐慙歎憤懣至於寢食俱廢疾病交攻累瀝危誠以乞骸骨仰冀矜從雖被竄誅所不敢辭也伏蒙陛下聖訓丁寧既照察其精誠又憫念其

勞瘁許以保全不使墮越顧臣何人遭遇如此粉骨碎身曷足圖報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表劄奏狀特降睿旨從其所乞許令罷知樞密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上以昭陛下保全臣子之大德下以全微臣知止之節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見迤邐前去封丘縣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第九劄子

臣伏奉親筆累數百言訓教丁寧諭以終始保全之意宸章奎畫燦如日星臣伏讀感涕不能自止已具劄子稱謝

及乞檢會臣累上劄表奏狀特降睿旨許令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未奉俞允螻蟻之誠敢再叙陳仰干天聽伏念臣踈拙愚直初無他長方道君朝仕不過史官以言事遠謫流落七年誤蒙放還遭遇陛下龍飛之際不待左右之言首蒙賜對臣未及敷奏之間聖語褒諭以臣昨論水事章疏曾經御覽記錄姓名遂被親擢躡處從班未旬日間金賊犯闕臣非時請對與宰執廷爭有合天意遂蒙擢與大政方擾攘中日被委使中遭詆誣罷斥累日聖恩隆厚勞問不輟尋復舊任自春以來孤危之蹤任用保全獲至今日皆出天造而臣材力絀薄初無毫髮

之補濫膺兩路宣撫之寄雖受命未久然不能率勵將士
驅逐醜虜以寬陛下宵旰北顧之憂有罪無功實覩面目
今象恩召赴闕議事咫尺天威雖不勝臣子戀慕之誠然
復何顏以望清光兼臣屢經憂患夙夜震恐疾病交攻心
氣不寧難以勉強任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控告君父乞
賜罷黜投閑養疾不敢貪戀寵榮妨塞賢路誠非獲已伏
望聖慈容以天地之度照以日月之明聽臣危懇哀而憐
之特降睿旨從其所乞則陛下非獨有保全臣子之言乃
有保全臣子之實象被驅策者孰不感勵兼臣犬馬之齒
未衰使得就閑養疾心氣稍安復象任使捐軀未晚干冒

天威無任祈懇激切戰越待罪之至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劄子

九月初交劄宣撫司職事與新

彦質還次封丘被受尚書省劄子辭免

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具劄子辭免

臣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天
恩隆厚未賜誅責復加寵榮感戴之極涕泗橫流伏念臣
偶以尋庸叨備器使有罪無功不足以當秘殿之隆名心
勦形察不足以任淮海之重寄儻或冒處必致人言已具
狀奏聞乞追還成命外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章疏特降
睿旨依臣所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則始終保
全悉歸天造臣以備受旨揮免見謝辭不候受告般家接

人取便道疾速發赴新任密邇闕庭不獲瞻望清光豈勝
犬馬戀慕之情雖在山林不敢少忘陛下天地父母之德
惟當旦旦焚修仰祝睿筭

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

靖康元年八月末被旨赴

關議事九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觀文殿學士
知揚州上劄子具宣撫司見在管軍兵財物數目

奏聞乞差官
前去覈實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劄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
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
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
營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

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
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
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
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
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
軍軍四千人臨啓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竒將本軍
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璘將本軍往真
定府宣撫副使劉豁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
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逐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
一萬三千餘人見分威勝軍隆德府澤州汾州衛州等處

防守范世雄帶到荆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用初宣撫司彖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絹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日一犒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積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北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

卷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四

乞使副差武臣一員劄子

臣伏蒙聖訓已除臣宣撫使李彌大為副臣與彌大實皆書生初不深曉兵事恐誤國計使副當以武臣一員有名望者為之臣非敢惜身避事實懼仰辜委任之意更望聖裁謹具奏知

御批

若與師道俱行亦無害但恐老不肯治事卿參酌衆議只今奏有名望者武臣一員來急速

論兵食等事劄子

臣伏奉御筆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者臣既已受命豈敢

不行實緣朝廷之事議論不一或以為臣所請之物難辦
或謂師道不當罷或謂臣不當行紛紛如此何以集事臣
竊謂陛下所以遣臣者欲責以事功也若兵寡則何以分
援兩路而振國威若物少則何以供給將卒而作士氣况
兩使並行於事體自是未當非臣不欲行也伏望聖慈特
賜睿察更容來日面稟聖訓謹具奏知

御批 卿去時切不可輕舉接戰除此祝卿其餘定保
萬全必不貽朕念寬比顧之憂矣請物與兵二事朕
當悉力應副三省之議未定遣已親筆出如早來喻
卿者意卿但撫綏將士慎重措置

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臣伏奉聖旨未起離間依舊於樞密院治事臣契勘見今
宣撫司事務煩多精力不給欲乞除樞密院應干邊防調
發兵馬差除兵將官使臣外其餘常程文字特免簽書取
進止

御批 依舊簽書

乞括馬劄子

臣契勘軍行全藉騎兵今來宣撫司出師得馬不滿千疋
又多羸弱金人鐵騎動以萬數將來防秋不知何以禦之
今早嘗具面奏乞於都城括馬以濟目前之用伏蒙俞允

敢望聖慈令三省日下措置先降指揮非品官不許乘馬
續令開封府糧括立定格尺價例官為收買其低小不堪
披帶者不在此限盡數撥赴宣撫司給散關馬諸軍庶幾
軍容稍振不為虛文可收實用取進止

御批 李綱乞括民馬可詳酌施行付中書急速行下
乞差曲奇充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曲奇今日已到關伏望聖慈差充本司統制官填
劉錫改差關取進止

御批 旗鼓等並依奏行下曲奇欲差作御帶不知鄉
可輟否別踏逐人亦須有之適彥質奏來河東事並

有次第須鄉早士六受命已月餘尚遷延如此有損國
體兼河北河東人民日望宣撫到鄉可促日前去括
馬等事已指揮尚書省速令應副訖

再乞曲奇劄子

臣伏蒙聖訓以臣辟置曲奇為統制官令別作踏逐者契
勘神師中姚古軍潰散之後仰荷天慈委以宣撫重寄主
憂臣辱不敢辭難旋擇將佐無一可用者非得一二統制
官稍有名望何以服衆前乞劉錫不旋踵已除制置使今
幸曲奇到關若不干冒聖聰辟置軍中使護諸將則此行
未見有可委仗者伏望聖慈特從所乞不勝幸甚取進止

御批

邊臣可委豈無但未踏逐到耳莫且尋如果無

別奏 李邦彥已令責

乞置承受官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各置承受官一員伏望聖慈於近上內侍中選差取進止

御批

差睿恩殿祇候王褒

乞令承受官王褒隨軍劄子

臣伏蒙聖慈遣宣撫司承受王褒前來議事將來軍行欲乞令王褒隨軍前去更合取自聖裁括馬尚未蒙朝廷施行日限已逼乞降睿旨催促謹具奏知

御批

王褒隨軍可依所奏劄與本人括馬文字只今

再錄卿所論劄子一本來待看詳催督

乞辟劉焯充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中山府路鈐轄劉焯已到闕其人材武有謀臣欲辟充宣撫司統制官伏望聖慈特賜召對問以方略臣前薦文林郎郭執中雖已得旨賜對久未有班次乞下閣門令來早引對取進止

御批

依奏施行

乞令李邈權帥真定劄子

臣曾具劄子乞令李邈權帥真定蓋恐錢伯言到遲有妨

劉韜出入李邈才幹心力亦可倚以辦事伏望聖慈早賜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批

已批付三省訖只今更催

已批出三四日為甚至今未行卿可問三

省劉韜奏甚善卿一面措畫施行

再乞免簽書常程文字劄子

臣近具劄子乞免樞密院簽書常程文字伏奉御批依舊簽書臣契勘見今官撫司措置事務委是繁多日力不給伏望聖慈許臣除應二千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兵將官使臣外免簽書仍不依時上馬赴宣撫司治事取進止

御批

依奏

繳進秦元圖冊及奏知解潛議事劄子

臣伏奉內批取秦元所進三冊之圖謹依稟繳進適已召解潛議事欲且保隆德府觀事勢前去威勝進兵來早對訖出明謹具奏知

御批

解潛事依奏卿可將秦元所進三冊之圖令三

省院同看如可用即降陣圖付秦元教保甲三冊令諸保甲為永久法疾速施行

奏知看詳秦元圖冊并乞差察視親事官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將秦元所進圖冊付三省密院同看詳施行臣已依稟訖所有將來出師合差察視親事官隨軍使

奏議十四卷 五
喚乞降旨皇城司依前後體例差撥取進止

御批 兩劄並已行下三省并馬軍司及王宗濬訖親事官令差去赴宣撫司卿可疾速治行為朕了此六事必有厚報太原圍閉久每念之無不流涕也

乞支降見錢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三省支降錢十萬貫付京西轉運使司糴買糧草應副宣撫使司准尚書省劄子令於新稅錢內支撥竊緣新稅錢見於民間理索今來出師在近理須預辦糧草深慮闕誤伏望聖慈令自朝廷支降見錢或於內庫庫借支將來却令撥還庶幾日下可以集事取進止

御批

朕應副卿令內庫借支日後令朝廷撥還畫旨

行下係一十萬貫

乞治逃避士卒劄子

臣契勘方此暑月出師士卒已有棄下器甲逃避者若不嚴行止絕切慮遞相做做深屬不便臣已令諸軍檢察如見得姓名即具奏聞乞下開封府及本營緝捕從軍法施行先具奏知

御批

當如此朕已親筆下開封府如緝得宣撫司逃

避軍人差人押送赴卿施行

奏知應副解潛等銀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將本司銀錢應副河東支用臣契勸已將銀二萬兩應副解潛見錢鈔十萬貫應副錢歸善五萬貫應副折可求一萬貫應副高衛外今再起發銀二萬兩應副錢歸善一萬兩應副張灝共計應副過銀五萬兩錢一十六萬貫並差使臣管押前去候取收付到日繳進次謹具奏知

御批 已令快行齎關子與河東轉運銀絹折錢金令內臣蔣堯卿押付折可求銀絹令李倫押付河東轉運司銀絹令秦同老押付卿各有數不能具寫俟到卿一一差點檢取合數奏來如更關少亦具奏

奏知賞罰葦里有林其景等劄子

臣契勸諸道約日會合進兵之初須令賞罰分明足以勸沮竊見武節郎董有林權知隆德府數月修葺城池招復逃散人戶極有風績武節郎楊志昨隨种師中先次收復榆次縣大兵既潰志不免退師諸將散逸志獨收集殘兵保據平定屢次立功殺退賊馬理須激賞臣已便宜作奉聖旨董有林與閣職楊志與免合降官更轉一官訖冀景昨於石嶺關失守近又於文水縣潰散王何昨統守禦司人兵中路潰散近又於文水縣敗衄理須重罰臣已便宜作奉聖旨冀景王何各削奪在身官職令白身充統制候

立到奇功與甄叙訖謹具奏知

御批

甚善極當理所有轉官人關與三省出給官告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張灝欲依舊節制將士解圍太原令臣熟思合如何施行奏來臣契勘折彥質奏解潛以節制不一十羊九牧無所適從故罷灝節制今來灝所團結召募將士民兵等亦五百餘人欲往汾州會合折可求身自督戰蕪汾州一帶有松子嶺之類可以出奇皆灝平時措置去處欲乞許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會合解圍更望聖裁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再乞令張灝折可求節制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使臣押到太原府下蠟書人并宣示張孝純蠟書臣敢不仰遵睿詔約束將帥會合解圍以上副焦勞之意近具劄子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令措置西山一帶伏望早降睿旨庶使不失機會取進止

御批

依奏卿一面畫旨行下

乞招捕勝捷軍劄子

臣訪聞勝捷軍兵勢頗猖獗若不早行掩捕招收漸向東南為患不細臣已作得聖旨令宣撫司出榜招諭令人齎

榜付曲竒韓世忠及行下逐路提刑司去訖所有榜文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足見憂國愛君之心嘉歎不忘

乞差种師道巡邊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依舊起發諸路防秋人兵及乞令种師道統帥前去中山照應繫國大事皆未得報伏望陛下深留聖念取進止

御批

种師道已降勅差帶樞密巡邊為別無名故以巡邊為名

乞立收復忻代賞格劄子

臣契勘解圍太原不次推恩已有親筆手詔外收復忻代

未曾明立賞格忻代不復則太原亦難安居臣欲乞將立到竒功收復忻代將士與依解圍太原推賞庶幾有所激勸其王以寧乞前去措置劄子今同繳知

御批 依此降旨曉諭將士

乞殿前馬軍司摘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促解潛前去河東交割職事已行下令限日下出門去訖臣見今治行但所得馬軍三千人內二千七十餘人闕馬殿前馬軍司不肯應副雖蒙指揮樞密院措置應副緣太僕寺等處見今闕馬無可支撥伏望聖慈降旨殿前馬軍司摘那有馬人兵抵替湏管足庶幾軍容

奏議卷之十四
九
相振實係國體取進止

御批 足則恐難足得可令摘馬一半應副係見今殿前馬軍司見管數摘那一半大率見在一千疋摘五百疋赴宣撫司作奉聖旨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五

繳進劉豁申狀劄子

臣得劉豁申狀錄到太原府張孝純蠟書係劉豁遣人於鳩尾送書入城孝純方知朝廷遣豁并解潛措置河東解圍事係今月初一日臣契勘太原圍閉已踰半年軍民堅守無有二心今諸將約期會合有可成功之理此誠宗社之休而陛下聖德所致更望少寬聖慮所有劉豁申狀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覽茲奏涕下沾衣卿忠義徇國奮不顧身太原解圍專在卿力不可出此月恐賊情愈生竊計朕日

望捷音更與督諸將

奏知約束解潛等會合劄子

臣得劉韜諮目與解潛張灝等議定二十八日進兵會合解圍臣元約二十五日以前以潛灝稱威勝軍汾州兩路軍馬器甲錢糧未備故展三日不出此月使事稍辦集亦所不爭臣已催趨元降付河東器甲及截撥陝西器甲過懷州界度如期可以至軍前又以本司銀絹見錢關子節次應副已再行約束解潛張灝折可求等令如期會合前去所有劉韜諮目及臣約束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卿功指揮諸將互相照應敢有觀望不進者卿

便行軍法仍令諸將知如立功便除節鉞更有奇功當加開府儀同三司將士兵卒兩倍推恩若止逼逐出界亦奇功也歸師勿過卿更詳之解潛似不用心卿更誠之并哥卿所奏並依奏付三省密院訖繳進通信林牙書詞劄子

臣所遣歸朝官通信林牙書詞錄白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通信林牙書甚善快行四人并李倫秦同老押

錢銀絹係三項今日已起發盡絕數日想可到更俟童貫物來當發金二萬兩付河北河東卿不須慮朕不應副朕凡事節儉收拾金銀錢絹止欲實賞戰士

保守祖宗疆土

論郭仲荀劄子

臣伏見知雄州郭仲荀罷不知何故仲荀沈鷺有謀諳練
兵事武臣中所難得守雄州極為有功今既罷任未有差
遣臣契勘太原府見闕總管見今王稟祇是權在城中將
來解圍須要得力兵官幹辦軍馬伏望聖慈優與仲荀遷
官特除太原府路都總管令隨宣撫使司候太原解圍日
發赴新任取進止

御批 已與仲荀轉一官差隨宣撫司聽候任使如到

卿一面作聖旨差注

奏知行遣親事官劄子

臣契勘昨承御前差到察視親事官二十人分在五軍察
視今月二十二日有中軍察視親事官閔義一名飲酒至
醉將把門兵士劉興趨打據監門使臣周全等呵驗委實
有酒具狀申舉臣尋送推司根問招伏情犯臣為係御前
差到之人具所犯送皇城司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一面處斬軍中不可不肅卻待更差十人親事

官去與卿使喚今來有過委卿一面斷遣

乞修復塘灤舊制劄子

臣契勘塘灤深不可舟淺不可涉限隔賊馬實為國家永

遠之利緣塘灤有蒲魚稻田自來係屯田司拘管以修治
隄防爲名其實以充私用徃徃放洩塘水管利自豐漸令
塘灤湮廢不足限隔深失祖宗之意今來新開塘灤皆係
民田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河北路轉運司相度會計一
歲所修隄防之費量自轉運司及朝廷應副不許種植稻
田其蒲魚之利許小民採取庶幾塘灤漸復舊制而公邊
貧民蒙被陛下德澤實爲大惠取進止

御批

依奏卿一面作聖旨行下訖奏

乞令張懋專一應副糧草劄子

臣昨已得旨令張懋張益謙應副本司糧革除張益謙已

徃劉詒軍前外張懋近准尚書省劄子令徃中山府置司
糶買本司闕漕臣應副竊恐誤事兼糶買自來只合委官
不須置司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張懋專一應副本司糧
草其中山府糶買另委官前去施行取進止

御批

依奏卿一面作奉聖旨行下

發回親事官劄子

臣伏蒙聖慈再差到察視親事官十人臣契勘本司左右
軍已差徃河北前後軍已差徃河東見今中軍已有先差
到親事官使之察視今來所差到十人別無使喚去處臣
已令快行家依舊管押赴皇城司外謹具奏知

御批

甚善

奏知賈瓊等功狀劄子

臣據劉豁王瓌狀申賈瓊楊志於壽陽縣界節次攻擊賊馬及殺獲近上首領趕墮崖谷死者甚衆兼捉到活人稱賊衆中說今次南朝人馬硬不似日前必是將銀買來雖小捷未足道然大兵會合繼進亦足以爲先聲除賈瓊已取到立功人功狀奏聞外楊志功狀見取會保明謹具奏知

御批

甚可喜皆卿措置所致賈瓊楊志疾速保明功狀當優與推恩朕削減濫賞專以官爵賞軍功戰

乞在外宮觀劄子

臣輒瀝誠懇仰干天聽臣素有小腸氣疾近因冒暑發作痛楚牽拽腰腹兩日來頗覺行步艱難見力疾治事深恐有妨軍政誤國大計今來諸路大兵會合並已進兵太原圍解祇在朝夕伏望聖慈察臣非避事者特降睿旨許令候太原解圍見得次第將本司職事交割與劉豁除臣一在外宮觀使得就閑養疾異時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奮然忠義迺社稷之臣朕方賴卿如長城豈得有此請今封還來奏

奏知施行大臣擬進文字劄子

御批 大臣奏軍前事付去看詳可否施行 付李綱
臣伏奉宸翰宣示大臣擬進文字四件臣看詳皆可施行
已逐一行下諸路將帥去訖契勘大兵進發會合今已三
日仰遵睿筭冀克有成但臣責任之重夙夜震懼不遑寧
處纔候軍前有報即上聞次謹具奏知

御批

卿想勞神朕自二十八日至今夜卧不安席惟

俟嘉音

繳進太原賊寨圖劄子

臣昨遣郭執中隨解濟軍至北關令照管控扼將士具到

劄子并畫到太原賊寨圖一本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執中老成素知兵遣去甚善今日童貫金已到

河北河東差內侍陳珣楊公謹管押逐路轉運司各
一萬兩卿軍前三阡兩竊恐轉運無心力卿可與措
置庶共濟國事朕應副兩路行遣寢食未嘗忘願早
復祖宗疆土

乞遣使劄子

臣近蒙聖訓遣使金國今適其時乞降睿旨令速發遣庶
幾不失機會取進止

再請官觀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劄子自陳因冒暑宿疾發動乞候太原解圍就緒日除一外任官觀特降親筆不允仰戴天恩伏深感泣竊念臣迂愚無取設蒙陛下特達之知付以重寄不敢辭難今者大兵進發指期破賊保全舊疆臣敢不力疾自效但於仰遵睿筭破賊解圍之後乞賜矜憐從臣所請則終始大德異時圖報當誓捐軀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副朕委寄竭身殉國破賊解圍之後當與卿

共保太平之休勿復有請

奏知督責張灝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示張灝奏狀令臣措置施行臣契勘灝昨緣罷節制不肯與事致汾州等處軍馬久失整頓既蒙聖恩復還節制自合星夜詣汾州治兵上以報國下以救援父兄又在圍城之患乃以催督糧運為辭久留平陽府及稱得折可求報汾州有賊馬出沒且在回牛嶺照應顯是推托逗遛不進臣已作奉聖旨劄下折可求須管收復樓煩縣及劄下李宗應副錢糧般運晉絳斜斗不管闕誤外一面催督張灝趕趁大軍責以不忠不孝之罪將來解圍太原如灝輩實不可驅使乞候解圍後便罷灝察訪使謹具奏知

御批 張灝如此顯見誤事卿自可一面施行

親筆宣諭節制事

節制不一亂之道也朕已屢批付卿外今三省議定再劄下可行下諸將朕行遣應副邊事雖寢食之間不敢忘卿知

宣諭施行節制事

節制事一項付卿施行庶歸於一易於聽從朕已親筆批去今再劄下可通行付諸將

宣諭再劄下節制事

煥會元降指揮宣撫總制置制置護諸將仰諸路統制軍

其官遵依元降指揮並聽宣撫節制如取宣撫節制不及者令聽制置節制其張灝种師中王以寧既統領兵馬自合依諸路例施行

此係急速卿可火急通行下諸將慮到太原平川節制不一不便切早行下此大事也行訖奏來

奏乞起發弓弩手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今日已統領到土兵等見依則例犒設及支散噐甲節次起發赴解潛軍前據折彥質劄子稱解潛委是危急等候前來策應臣已曾奏聞乞降睿旨將守禦使司勾去弓弩手及撥付种師道下湖南將兵依舊起發

赴本司差往河東策應伏望聖慈體念解潛一軍緣金賊
重兵前來委實頭重或有踈虞遂致猖獗則威勝澤潞一
帶便見搔動特賜允從差人管押令蹉程前來不勝幸甚
取進止

御批 四日已發去朕行遣邊事不使少有遲滯不曾
少放心日逐憂念

乞致仕宮觀劄子

臣輒瀝誠懇仰干天聽載惟冒瀆良積兢惶伏念臣學識
迂踈材術短淺幸遭陛下龍飛之初誤蒙識擢獲參大政
方金寇犯順危城之中特被委任晝夜罄竭不敢辭難常

以叨冒過當欲俟賊退事平之後乞歸田里章疏屢上不
蒙俞允佩戴恩德以感以慙比者奉命宣撫兩路眷倚之
重尤非愚臣所能克堪方辭不獲黽勉就職冀圖報效以
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憂而臣素不諳練兵家之事號令不
明方略無取自出師以來將士屢北未能有尺寸之功仰
答殊遇夙夜憂悻不遑寧處舊有心氣之疾怔忡健忘頓
不能支若不投誠控告君父誰復爲臣言者軍政廢弛且
誤國事雖伏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
旨擇所以代臣者罷臣職任許令迤邐前去聽候指揮如
蒙天恩終始保全未加竄責令臣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

觀一次退休養疾宜勝感戴激切之至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六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臣據劉給中王瓌王淵等二十九日於竹寧下寨探報有金賊二千餘騎過平城縣南已整陣前去掩殺契勘平城縣在遼州之北正繫去太原之路賊知宣撫制置兩司在威勝軍一路故以重兵前來捍禦而以輕騎過遼州之師今解潛既能禦賊重兵則輕兵必為王瓌所破乘勝逐北別無阻節決須解圍及牽制南北關賊勢數日間決見次第臣愚竊謂金賊若潛伏山谷伺我師之出據扼險阻以斷糧道且絕援兵則深為可憂今先來迎敵乃我之利又

得湖南北兵前去應援據險以南方強弩火箭射之定須退走平定汾遼之師並進決有成功之理臣家委寄之重慮有疎虞日夕惶恐仰憑天威冀克有濟更望聖慈下有司取河東地圖一本置御座之側臣每奏報諸路進兵接戰下寨去處庶可稽考謹具奏知

御批

見有圖一而日逐稽考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臣據解潛申自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相拒依舊於扈甲村占地利下寨相度賊勢進兵及本司參議官郭執中勾當公事董元凱劄子稱北關守把使臣除彭彥一寨為賊

攻破外其餘王孝忠鄒敷節陳思恭等寨依舊據險固守賊馬見在南北關內盤泊為北關殺千餘人解潛諸部殺二千餘人皆精兵所以不敢前來衝突臣契勘金賊包藏禍心非特堅圍太原又欲乘此秋涼決策深入自非前期整頓軍馬已有隄備則賊馬猖獗勢未可知前此兵將望風輒潰今解潛種師弓等與賊血戰拒捍賊馬不使侵軼已第四日深為可嘉臣除已約束解潛驅逐賊馬不管別致疎虞相度進兵外仍令開具保明立功及傷中陣亡人先次推賞庶幾有所激勸其退避人已斬百餘人訖謹具奏知

御批 立功及傷中人自當先次推恩疾速保明來不
次遷擢

乞待罪劄子

臣以非材誤被陛下知遇常願奮不顧身以圖報效近蒙
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任大責重懼不克堪累具
辭免不蒙俞充黽勉就職自出師以來夙夜震恐不遑寧
處究心竭力期解太原之圍以副陛下眷獎之意而制置
副使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兵卒潰散致誤
國事皆緣臣節制不明方略無取有此疎失罪何所逃伏
望聖慈特賜誅竄以允公議臣以軍政不敢擅行交割見
供職待罪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所乞不允仍止再請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得劉豁諮目并申狀具道進兵次第并招納到耿守忠
手下人謹同繳進今解潛軍潰所望立功解圍者惟豁所
遣兩項人馬汾州兵所有威勝軍一路人馬及臣節次遣
去兵未有統屬權係折彥質節制竊慮難以責辦所乞與
范世雄進職差充宣撫判官令節制威勝軍一路人馬破
敵解圍伏望聖慈體念今來河東事體危急出自睿意不
愛官爵使人奮不顧死上以寬陛下北顧之憂下以應接

諸路之師一時之急如世雄材畧兩作帥臣熟於兵事付以節制必能成功伏乞速賜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批 范世雄甚當已降旨訖續次封賜告去卿一面作奉聖旨與令先供職不可緩初禩已發一萬領續見催發去次湖南人已指揮訖朕數日煩惱不可言太原事思之甚痛苦痛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臣據折彥質劄子解潛一行人馬連日血戰至初四日辰時賊併力攻犯營柵遂致奔潰潛并將佐未知去處彥質見於威勝收集散亡竭力控扼又據陰德董有林申探到

初四日辰時以來金賊衝撞透中軍解制置隨時上馬引帶使臣東北上去臣契勘解潛於南北關拒捍賊馬委是竭力但兵卒尚襲舊態遇敵輒潰致將佐等不能自立雖嚴加約束未能改革今來解潛失律致誤國事皆臣節制不明所致除已別具劄子待罪外見令折彥質等根尋解潛見在去處招集將佐及潰散人兵控扼賊馬及令威勝澤潞嚴為守備於瑯車天井關諸處差兵防守把截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解潛等用命士卒不能支梧可與放罪出來收集人兵控扼賊馬

奏議卷之十六
四
乞於懷州置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相度進至澤州臣契勣自懷至澤一百餘里不甚相遠其於軍前皆繫遠制然懷州阻山帶河控制河北河東兩路糧道易通可以禦敵保輔帝都正宣撫司可以置司去處若進至澤州則無險可扼難得糧食只可照應河東一路臣欲乞只置司於懷州令范世雄節制軍馬前去候得南北關可以進兵續行相度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勣勝負者兵家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爲金人衝潰今折彥質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

御批

衲襖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

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賊屢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便勝千萬慎重庶寬朕慮也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

奏知掩襲南北關賊馬劄子

臣與勦賊馬衝潰解潛軍只據南北關不敢猖獗深入必
為王淵等處牽制竊慮賊分重兵捍禦諸路軍馬只以疑
兵據南北關可以乘機襲奪已逐急劄下折彥質令陳迪
權充統制郭浩充副統制令募人前去探曠如可以乘機
掩襲即一面統領本司發去生兵措置施行去訖謹具奏
知

御批 甚好乘其不備然須十分防其衝突范世雄速
令前去與解潛措置南北關掩襲牽制遼汾界賊馬
再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降睿旨差范世雄充宣撫判官伏望聖慈
早賜詳酌施行庶令節制湖南軍馬策應解潛決保成功
如世雄老練兵事累任帥臣數千里勤王今此統兵前去
與一近上職名以激勵之誠不為過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批 已依卿所奏行告令快行人賜卿訖但切持重
捍其衝突若再舉解圍須汾州南北關平定等並進
庶分賊勢千萬不可輕進朕日夕驚憂心神不寧卿
再三誠諸將切不可輕進圖萬全可也

奏知令劉韜等度事勢進兵劄子

臣得劉韜申狀諮目稱王淵等兵已到榆次縣界探得解
潛前軍有走散之人方據山下寨乞駐軍候解潛整齣並

進給已指揮令疾速前去榆次側近下定硬寨分遣奇兵
擣賊巢穴及間道遣人報太原出兵腹背夾擊措置解圍
若探得解潛軍出南北關即王淵軍馬便合夜寨趨太原
臣契勘今解潛軍潰竊慮王淵折可求等探知不敢進兵
及賊馬既潰解潛之師分兵前去捍拒諸路軍馬不得前
進臣已劄下劉韜等令更切審度事勢如諸路聲援相及
可進即進及十分過作提防照護糧道不管別有疎失去
訖所有劉韜申狀詔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切不可督戰根本事大兵法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此切留意

乞優贈陣亡孫逢等劄子

勘會解潛統領人馬於南北關遇賊見陣相拒所有獲級
并傷中陣歿之人臣已指揮解潛具姓名保明申宣撫司
切待具奏推恩施行及訪聞得使臣孫逢張遠首先入賊
陣歿委是忠勇可嘉臣亦已指揮解潛具事狀供申及差
人遍於陣地根尋逐官屍首如法殯埋并具家屬去處申
本司切待優加存卹支與賻贈及保奏朝廷乞優與逐人
本家恩澤以為死士之勸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當與贈節度使其餘優與恩澤疾速保明
繳進折彥質等詔目劄子

臣得折彥質諮曰解濟已到隆德种師弓等將佐及招集人兵漸見次第見行整頓以圖再舉今得范世雄湖南北路兵馬前去軍當復振兼得張灝諮曰折可求進兵已至文水縣亦有賊馬前來捍禦見占穩措置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可劄下諸將捉到活人子細問賊情以謀勝之

日俟嘉音

待罪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解濟師潰待罪乞賜寬宥伏蒙聖慈特降勅筆不允仍止再請仰荷天恩以感以慙伏念臣自膺委

任義不顧身雖殫夙夜之勤曾糜消埃之補將士失律責在帥司節制不明誰執其咎伏望出自睿斷特正典刑別委能臣不誤國事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忠勇任事實副朕望禔將少退乃軍中常事所

乞不允仍止來章已令王褒齋詔前去今再批付卿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劄子

臣伏奉宸翰問初一日力戰熙河路蕃僧巨體訪得上件蕃僧委是率先用命親手殺百餘人見今重傷在軍前將理臣已劄下令具功狀保明外先次支與銀絹一百匹兩說欲乞且留軍前使喚候事平日發遣赴闕謹具奏知

御批 除王忠孝已轉官外其餘軍兵全軍各轉四資
各支銀絹十匹兩卿督令速保明奏并支與銀絹令
當彥質面前支訖奏

奏知進兵次第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處分進兵次第誠如聖訓臣已遵
稟行下外契勘自約日進兵已踰十日緣解濟遇敵力戰
師潰汾遼平定之兵亦不敢進今王淵之軍在平城縣界
折可求之兵在文水縣界劉琦賈瓊之兵在壽陽縣界皆
下硬寨等候南北關出兵齊進今陳迪郭浩等已前去占
據南北關解濟范世雄之軍迤邐前進臣已劄下劉鹵折

可求等令各營責諸將儼那之兵遇敵重者深溝堅壁以
相持遇敵輕者整陣設伏以擊前無阻礙者徑趨太原
如互相顧望首鼠不進當坐逗撓之罪已行下去訖謹具
奏知

御批

亦不可令孤軍深入可先督范世雄解濟疾速
前去與諸路同進解圍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臣契勘解濟南北關之戰雖致師潰然將士極爲力戰其
陣亡傷中立功血戰之人自合推賞臣已行下諸寨保明
去訖前此師潰陣亡傷中立功之人不復推賞今宜革去

此弊使將士知勸漸肯用命其累次潰散之人亦密喻折
彥質解潛范世雄令根究痛行斬決庶幾軍兵知所畏憚
漸就軍律惟軍政不修之久一旦號令欲其赴敵視死如
歸誠爲難事惟當以漸革之久當自改合具奏知

御批 如此正合朕心卿更勉力分朕憂俟成功當有
厚報衲襖已差吏部使臣起發訖所有差下內臣俟
別有物即令押去次湖南兵已依奏付守禦司

奏知劉詒欲由壽陽進兵劄子

臣據劉詒申欲令王淵與劉塢劉士元等合軍由壽陽進
及遣楊志賈瓊等出奇擣虛與土豪秦中寶等乘夜會合

直趨太原臣已行下詔令占穩措置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不可令孤軍深入決致敗事不可幸一勝切須

再令汾州南北關出兵三路並進方可先次令兩項
整礙人馬王淵若孤軍又敗愈難下手

乞降衲襖劄子

臣已具奏聞乞先次降下衲襖二萬領支散湖南北路人
兵伏望聖慈令速賜支降餘者亦令接續前來般赴河東
應副軍前支用取進止

御批 見行催督已有發去者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六

其
又用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七

乞差王元克都統制劄子

臣累奉宸翰宣諭汾州一路將帥不可倚仗今果如聖訓
尤幸軍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下寨牽制
賊勢但今日將佐勇而有謀絕無其人如折可求冀景等
皆累經敗衄雖湔洗用之責以後效氣決不振臣欲乞差
王元克都統制替折可求由襄克副都統制替張思正可
求令還任照管麟府路邊面張思正冀景如未正軍法並
重行編竄庶幾將士有所懲戒其軍兵累經潰散及今次
首先退避人臣已劄下張灝令密行體究一面斬決去訖

曲襄見以罪繫京兆府臣曾見曲奇稱其可用已一面勾取外所有王元乞降旨令起發前來其折可求等候王元曲襄到日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王元不甚中使休要已差劉銳替折可求只恐帶了本路兵馬張思正冀景何用卿一面處置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臣據張灝申今月初六日折可求進兵至郭柵寨初七日郊時與賊兵戰殺退兩合賊增兵犯陣左陣兵力不加遂散動兩陣人馬極力捍賊逾兩時方退恐賊再來奔衝那移還汾州元帶兵馬三萬七千餘人除衝散兩陣人馬見

收集外見在人馬三萬四千餘人驍已再行團結及據折彥質備錄到折可求狀見於汾州待罪已具奏聞去訖契勘汾州兩頭項兵馬別無倚仗將帥可求退保汾州人兵不甚散失未可督責使令前進臣已作奉聖旨特與放罪令於汾州城外整礙軍馬下定硬寨選擇精銳人兵時復深入牽制賊勢如可以前進即迤邐備那進發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可求不中使已令御帶劉銳輟與卿使此人可用令專節制一路兵馬餘人可罷節制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所統將兵峒丁刀弩手共三萬人除留下
病患人其餘並已起發前去見催解潛整頓軍馬候世雄
到會合進兵謹具奏知

御批

解潛不中使可專委世雄敗軍之將惑衆聽亦
恐妨妬立功之人

乞正冀景等軍法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諭王忠孝等將士功賞聖恩隆厚足以激
勸用命立功之人但將士怯懦者多動輒奔北未能仰副
陛下張皇六師之意賞既重則刑必行乃克有濟臣見體
亮解潛折可求下首先退避之人如冀景輩皆累經潰散
當正軍法以爲懲戒其投到軍前逃避士卒各依法施行
庶幾漸革前此玩習之風謹具奏知

御批

甚好卿如此能分朕憂嘉歎不忘王忠孝等告
已付彥質賜卿更取會到與未到奏來

乞選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撫勞有加仰荷隆恩非臣隕首所
能報稱竊念臣自今春以來蒙被委任皆極煩難不敢辭
避初爲留守繼爲親征行營使又爲都大提舉京城四壁
守禦使今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春徂秋伴夜作晝無
少休息比日出師尤極憂懼寢食皆廢鬚髮盡白深恐心

慮凋耗智術淺短有誤國事伏望天慈矜憐照察選老成
諳練兵事大臣前來軍中代臣職任許歸田里終始保全
使臣不至顛隳仰累陛下眷獎之意不勝幸甚干冒天威
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今封還所奏今後不可如此方賴卿鎮撫決難
施行

奏知王淵等願望不進劄子

臣契勘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四日九六日解潛於南北
關遇賊馬相持四日力戰而潰是時賊之重兵皆在南北
關王淵若能乘虛速進則太原之圍有可解之理出師六

日只在平城縣西駐泊而平定軍之兵亦只在壽陽願望
不進至關兩路師却即便退回殊失應援牽制之意今又
自務保全不復圖進兵解圍之策其情可見乞賜聖察

御批 累批去卿可照會施行邊事未寧想勞神慮更
宜堅懇期於解圍迺朕望也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臣伏奉宸翰王淵軍馬不可督令深入恐孤軍失利臣契
勘王淵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九日只在平城縣西去遼
州只數十里劉韜聞南北關汾州師却即時勾回不曾遇
敵臣亦不曾督令深入如解潛折可求之師臣每約束只

是務令持重行數十里皆遇賊而潰此蓋將佐不材士卒不用命臣節制不明之罪若謂疾驅深入以輕進故致此敗衄即初不如此伏乞聖察

御批

誠如所論更宜厚賞罰激勵士卒用奇決勝一委在卿持重控扼亦當留念

乞韓世忠等劄子

臣伏奉宸翰差劉銳前去汾州替折可求臣初不識銳昨曾見种師道稱之今蒙御前輟去甚幸可求俟銳到須令還麟府照管邊面不惟累敗不可倚仗亦恐強之使留不肯用心但須俟銳到方可指揮臣已差王忠孝前去充副

臣統今日聞忠孝以重傷就醫恐去不得即須且用曲襄更俟體究及曲襄到此詢以方畧今日將佐極難得人素不曾拊馴只是聞聲且便使喚所以臨事未必得其實效近見報召韓世忠董騎黑真赴闕此數人臣今春曾經使喚伏望聖慈令發赴本司差往軍前取進止

御批

依所奏數內韓世忠京師為無將且留外餘卿一面勾取使喚王忠孝且多方與恩卹難得難得奏乞差有風力人知濬州劄子

訪聞知濬州王師古為患在假久不供職緣本州正當河北衝要控扼之地昨因金賊殘破脩葺城壁製造樓櫓開

擢壕塹皆未就緒今來防秋之際全藉有風力才幹守臣竭力措置須至奏聞者右伏望聖慈速降睿旨令朝廷選差有風力人承替王師古仍不候受告疾速起發赴任供職所貴不致闕事

御批

一面選差人承填訖奏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臣伏奉宸翰收王以寧奏極可採令臣使之出奇撓賊焚其糧草及招誘耿守忠等臣已遵稟行下契勘以寧勇而有謀然人或謂之狂今日艱難之秋若非狂者安肯為朝廷用冒矢石而立功名哉更望聖慈保全必能自效臣已

令以寧與范世權會合措置解圍必先誘賊使我軍得一捷然後可以鼓行而前謹具奏知

御批

甚好當力為保全

乞不推賞王以寧劄子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以寧許孝烈等以闖敵捉獲番賊一百餘人特與轉三官內王以寧仍除直祕閣承御前差快行家齎到王以寧告一軸已收管訖契勘上件番賊續據王以寧申言語不通恐是包家人馬因南北關潰散在村落打劫逢官軍前來抗拒闖敵致被捉獲見押在平陽府根究臣已差使臣并曉番語人前去體問如委

是包家人即押赴种師弓下依舊使喚其王以寧許孝烈等不合推賞如係金賊即行給降候體究到事實續具奏聞次

御批 依奏

乞督劉韜進兵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祖宗之地當竭力圖解斷不敢言棄及令臣約束諸將務要持重守險伺便解圍臣敢不仰遵睿訓除已措置行下外契勘汾州一路軍馬折可求等不可倚仗須候劉銳到日進兵尚未見起發前來乞降指揮令星夜蹉程前來供職劉韜以河北防秋為言無進兵意臣

深慮韜得安肅軍報金賊重兵壓境牽制依前顧望不肯進兵則南北關汾州難以獨進伏望聖慈特降親筆督韜進兵仍錄付臣照會所有臣近與劉韜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常批與卿者文字便是批與劉韜者可照會施行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韜等進兵劄子

臣據張灝王以寧申十五日整齣軍馬訖犒設將士斬冀景及首先退避兵級百餘人號令訖進兵至十七日午時

奪得上賢嶺諸將用命殺退金賊二十餘里死者如麻已
占據文水縣了當係張師正統制軍馬前去臣已具奏聞
及行下張灝等令保明得功人及丁寧戒諭更令占穩審
度利害進兵及剗下劉豁范世雄解潛等令疾速乘機會
合前進緣豁聞河北探報累得諮目文字未有進兵之意
臣已累具奏知外伏望聖慈速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

措置極善昨日間捷中外皆慶更行下諸將切

當十分防備恐不測來奔衝不可輕進令劉豁占穩
牽制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臣契勘奉使粘罕軍前張亢已還闕頗能道賊中次第伏
望聖慈特令賜對可備詢問其金國欲遣人使前來使名
不遜及河東見屯軍馬恐爲窺伺已曾具奏聞乞速降指
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

令於不曾屯軍馬別路疾速前來

繳進營度乞差人兵劄子

臣據營度畫到中山府州軍圖稱本府已差到防秋人兵
五千人外餘處並未曾差到謹具繳進

御批

已差萬人分往諸處

乞留解潛折彥質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解潛令發赴錢蓋下使喚折彥質赴關張灝罷節制臣契勘解潛折彥質雖怯懦然西人終與西北將士相諳一潰之後且當責其後效使之整頓收集以圖再舉范世雄初到未知本末與西北將士亦未相諳兼亦須得一武臣以為副臣欲且留解潛彥質與世雄同共措置候踏逐到可用武臣令替解潛臣已作奉聖旨行訖其新差汾隰州都統制劉銳至今未見前來乞賜指揮催督施行取進止

御批

並依所奏劉銳一兩日起發彥質略令來奏事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臣據范世雄申已整頓軍馬出南北關據險進兵應援汾州一路軍馬及據王以寧申已分兵前去收復祁縣謹具奏知

御批

更令諸將十分占穩不可落賊姦便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汾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

御批

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

任圍練使

奏乞降獎諭下張換狀

訪聞安肅軍知軍武功大夫張換自到任以來修整城池
樓櫓教閱軍卒不自愛身敢出禦敵屢賊亦稍畏之常作
禦鐵騎奔衝陣圖日逐親自教習士卒交實用心須至奏
聞者右臣伏望聖慈特賜獎諭下張換庶使愈更勉勵以
圖報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御批

獎諭今付卿

奏劾張灝兵退卻又待罪劄子

臣據張灝申汾州一路軍馬收復文水縣次日金賊增兵
力戰半日間勢力不加將士退却已備錄奏聞外契劄張
灝違本司節制擅發軍馬致令落賊姦便及臣不能節制
張灝使違約束有誤國事伏望聖慈並行黜責已具奏劾
待罪取進止

御批

不須如此安心職事

奏知候種師道到交割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候種師道到起發赴闕議
事臣已知委訖繞候師道到交割職事即時起發前去聽
候指揮謹具奏知

御批

十日收此奏知軍中無事可喜可喜金人河北
大段猖獗卿可候師道到日量帶衙兵等巡歷河北

奏議卷之十七
一帶至滑州照應措置驅逐賊兵

親筆宣諭委寄終始

裴稟至知卿在軍中恣意措置至忘寢食鬚髮皆白體國如此何憂不濟更宜安心勉力以成大功副朕委寄始終不移之意卿每奏請並一一應副凡事但奏來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聞已斬冀景

聞冀景已斬甚善迺御衆之道久不相見極思企近聞班直四人逃走往范瓊處可差人押來禁衛有法不得逃走
宣諭得捷

今日得捷奏如病獲痊皆卿措置之力欣躍無窮更宜關報劉韜等同共破賊且須十分占便宜不可少落姦便所有將官已轉五官其餘人疾速保明聞奏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李綱不得輕易出兵更與諸將熟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八

賀皇帝登寶位表

臣綱言伏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皇帝嗣登寶位者
多難之際真主以興天地神祇永有顧歆華夏蠻貊永有
奉事照臨所暨呼舞惟均中臣聞天生烝民必立聰明睿
智之主以為之君故萬邦羣黎有所戴仰國有大故必建
戚藩宗屏之懿以纂其祀故社稷郊廟有所依歸自有生
民以來書契所載古今通義何莫由之國家受天眷命垂
二百年聖聖相傳功隆德洽丕冒海寓滂漉羣生而靖康
改元之初金人稱兵犯王室為長蛇封豕以荐食上國為

彗孛挽槍以俶擾中原前皇帝為生靈屈已以講和以宗社堅壁而固守曾不悔禍莫肯退師率其犬羊陵霄天邑金湯失險朝廷以危致二聖鑿輿之北征及百官宗室以咸從夷狄之禍振古所無含生之倫痛憤徹骨况臣世荷榮寵嘗忝近司聞問震驚叩心泣血天佑我宋篤興真人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謳歌獄訟不約而自歸將校臣民叩闕而有請纂繼大統紹隆前休爰即興王之都以履崇高之位神器不至於久虛萬機不至於久曠豈人之力實天所為恭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英睿以武夙受茅土為國屏藩世當平康辯棠棣之華鄂時適艱棘赴錫原之急難威德素結於人心孝友聳聞於羣聽紹千載之休運膺命世之嘉期以成再造之功以建中興之業而臣適承召命祇造闕廷率義旅以齊驅糜捐自效聞大號之已建悲喜兼懷冀得覲於清光以粗陳於愚悃孤忠儻效矢死為期臣無任

上皇帝封事

被領開封府事之命總師次江寧府上皇帝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

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
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
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
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
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
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
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
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
亦有為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
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戰

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
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
勝計十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
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
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
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
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
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
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為釁
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

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迨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

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

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鬪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

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又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殆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為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得或為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為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為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

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
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為宗顧臣日夜思慮
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
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
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
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
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善蔭之臻國家代
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
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懼聰曜之酷而元
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况我有

乘幅負萬里生齒之眾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句踐
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確
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
之眾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
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
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
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橫流
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
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
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

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為焦

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

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况於國勢削弱天
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
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
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
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
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
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
考漢書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
然於胷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
心術之中矣臣以踈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顧
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
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
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
惶懼戰越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九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右臣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臣竊以國家艱難之時特加湔洗有所任使不敢辭免然京邑浩穰之地當金人殘破之餘必其惠政足以牧養細民風力足以鎮服姦猾乃稱茲選實難其人而臣憂患相仍志氣凋落使當繁劇之任必貽瘵曠之愆伏望聖慈許臣祇赴行在朝見上殿訖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則仰荷天地保全之恩尚冀異時得盡犬馬萬一以圖報稱臣無任祈懇之至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
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濱於死所有過用
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祕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
集圖稱為難敢冒貢於忱辭以仰干於鴻造謝伏念臣迂
愚有素結約亡竒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
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
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
沙蟲之射影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
機緣蒼蠅變白而為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類

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
寤寐懷君恐墮胡虜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
隔者半年煙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
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
命之頒倏若沈疴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為內史而張
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為比顧以材力綿
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驚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
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
存之地乃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
清國步舳艫銜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於隆

暑碎身何有墮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
統英武震于夷狄孝悌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勵
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
落抑強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改攘戎庶可圖上於方
略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夫東隅而收桑榆捐軀
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臣無任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右臣昨自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尋移夔州安置未到間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
名差遣係閏十一月三日聖旨道路艱阻近方承命臣自

在遠方聞金人攻圍都城之夕此以忠義自奮者皆募兵
入援况臣荷國重恩嘗被柄用願效犬馬之力夙夜不遑
徒以身在罪籍不敢妄發及承召旨即日率湖南提舉等
司勤王人兵赴元帥府稟受節制會合前進行次池州伏
覩元帥府檄書方審郿城失守二聖播遷臣子之心不勝
痛憤至太平州伏覩陛下嗣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宗室
及官員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元帥府指揮
激於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仰交付所至州縣兵
官量帶人從前來行在契勘臣所率係湖南提舉等司人
兵係朝廷指揮所起之人即非私募今來防秋不遠竊慮

難以放散臣見節制取真揚便路前去泗州宿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量帶防護當直人趨赴行在伏望聖慈特降旨候臣到日許令先次朝見上殿謹錄奏聞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州

軍奏狀

右臣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行次江寧府有作過軍人首領周德等昨於四月一日反叛劫日逼徒衆拘囚安撫使宇文粹中殺傷鈐轄兵將官通判已下官員數十人士民死者甚衆劫掠官私財物為之一空據城守拒東南震動雖受發運司招安借補官職一向遷延推托緣故不肯起離怙

衆阻兵作過如故人情洶懼臣以便宜檄令聽受節制前

去勤王其周德等以重兵四集方肯聽命揀到勤王人兵

一千餘人皆係周德脅從之衆欲起發間據江東路安撫

使司申云云其首領補官人周德等四十六名已行軍令處

斬訖即與其餘軍兵自不相干差本路提舉常平官王枋

統領隨逐臣起離江寧府前來東南人情方始安貼臣已

牒王枋統領上件人兵於泗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將上件人兵分隸京東路州軍離散其衆

候到令具軍分姓名報江寧府津遣逐人家屬赴分隸去

處勿令更歸庶幾別無他虞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者尹鑿京邑之劇冒貢忱辭延登祿路之華遠頒渙號方修政撥戎之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實才自揣非宜誠難叨據敢籲天而有請良躋地而靡容謝臣聞自昔中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傳說之相武丁濟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文武之容光武起於南陽鄧禹為之羽翼元帝興於江表王道為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又泥於撥亂反正大有為之主豈一無高識遠略不世出之臣

漢惟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困中原以詐謀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膺圖履極龍翔興王之都固將嘗瞻思親枕戈待旦革積年之蠱壞新函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廢績以雪二帝之辱以伸中國之威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實非瑣屑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連人學未聞道識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踈自笑落落而難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周功坐致衆毀之銷骨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

幸於賜環造雲龍之迹而方期於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
齡豈謂皇帝陛下默而識之於衆言殺亂之時舉而用之
於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濫及非才顧蠢力豈足以負
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河有雖知取義而捨生斯民
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命改授其
人持危扶顛允迪棟隆之吉力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
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萬方同資於慶賴敢輸悃悞仰
冀哀矜臣無任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今官已奉表辭免以聞者伏念臣信古
大過涉道弗優徒抱愛君憂國之孤忠初無防患保身之
遠慮被兩朝之眷遇躡衆俊以驅馳忌嫉者多讒謗易積
自去天闕迨今踰年豈期夷狄之憑陵遂致宗社之危急
聞問驚惶泣血痛心恭承睿主飛龍於宋都適當微臣賜
環於湖外所願俯伏文陛瞻望清光敷陳苦心獻納至計
然後丐此骸骨歸于山林拭目中興沒齒無恨伏蒙皇帝
陛下眷知有素圖任獨先俾其效力於艱難之時欲使收
功於桑榆之日上荷恩德固當捐軀而臣憂患以來志氣
凋落加有負薪之疾初無濟川之才儻不量力而度能必
致瘝官而誤國故敢披陳肝膽仰冀矜憐改授俊臣收還

成命勿嫌反汗之累以免覆餗之憂特降睿旨候臣朝見
上殿訖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以安愚分干冒天威
無任戰越之至

謝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赴召將次闕廷特降中使傳宣撫
問賜臣茶藥各一銀合者祇覲清光方幸日畿之密邇亟
頒溫詔爰瞻星使之來臨憫其微勤錫以異數仰荷眷恩
之厚不知感涕之零謝伏念臣被遇兩朝粗守一節當陞
下龍飛之際適微臣環召之初顧茲川塗之阻修恨無羽
翼以奮勵以日為歲戴星以行伏蒙皇帝陛下曲軫睿慈
特加撫問念其暑行勞動之故賜以滌煩蠲癘之珍顧臣
何人乃復得此退惟鄙陋誠難副寤寐之求仰奉諮詢或
能致樂石之報臣無任

辭免御筵奏狀

右臣本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將到國
門特賜御筵三省樞密院官並赴內黃潛善押筵仰戴天
恩不勝感激然臣趨赴行在未獲瞻望清光遽頒異數豈
所宜蒙方朝廷多事之時此禮宜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嚴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

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
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
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
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王帛子女重寶圖
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
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
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
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
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
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甚

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
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
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于虜
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
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
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
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
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
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
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資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疆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

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界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

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
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
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
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
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鑿輿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
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
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
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
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句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
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句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

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
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
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
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
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
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名求之如是其急也豈
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
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
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
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

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
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
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
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
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
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感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
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
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
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
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
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
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
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
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天
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
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
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

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鑿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間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二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

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蓋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續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負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

補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此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覆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

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管羈
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
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
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幸甚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
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况已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
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
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
設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僭至方二聖播

遷之目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麗國破而直
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
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
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
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勅王之兵四面雲集乃
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虜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
首以自拘方且儼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
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
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
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朱祀者

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
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蹶挾借其勢陛下不得
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
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
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偽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
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
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
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

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
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偽
楚者有因為姦利汙染國戚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
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
朝以諂邪昌者或為之草勸進之表或為之定冊立之儀
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
武夫則當闕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
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
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
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

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
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
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
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
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
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
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
義之教天下幸甚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一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
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
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
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
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
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
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

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
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
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
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
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
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劫
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
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
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
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

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
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為今之計莫
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
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
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耻
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
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
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
為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
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

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
神幸察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
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
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
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
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
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暫
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比之矣逼脅

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
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
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
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
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
釁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
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
援之而於汾河汾淮汾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
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
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

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
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
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
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
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
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
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
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

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
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
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
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
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
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
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
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
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

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
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
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
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
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鯨治
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
而廢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
之猶不足以為治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

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
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
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
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銜決紛然無
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
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
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
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
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
棊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

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又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為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

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一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一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忱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溫詔俯頌乃宣恩而推重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己之難勝敢陳蝼蟻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感涕橫流謝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為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為功革否亂者難為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羣黎之心方

今當宗社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政蠹壞而不修士氣萎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為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為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誠為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搢紳無伏節死難之風黎庶有後衣靡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張實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驚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趨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緯而幹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之日月之明洞察非材追寢成命則臣保全晚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某官尋具劄子辭免伏蒙批答不允者臣聞昔揚雄有言曰世亂則賢智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本朝承平垂二百年輔相之臣當國家閒暇之時容有非材濫厠其間者至於方今艱難之秋朝廷之尊卑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皆係於輔相乃賢智馳驚不足之日圖任非人將何以撥亂反正副陛下憂勤願

治之志哉如臣繇力薄材決不足以勝任此所以聞命夙
夜震懼而不敢承也伏望聖慈察臣辭免出於誠悃非若
平時為備禮之文特寢成命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以安愚
分則臣仰荷保全之恩誓圖報效無任戰越俟命之至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再具表劄辭免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冀蒙聽允之私温
詔俯頒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黽勉以承雖寵命之自
天益凌兢而無地謝中伏念臣少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

於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
積歲特適當國家艱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
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過陛下
龍翔於大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
疑蓋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筭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雲霧之皆廓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容
之助循墻偃僕懷顛危非擾之慙流涕陳辭披肝納計敢
效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心伏蒙皇帝陛
下燭以天光採其鴛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
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

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蓋亦么麼有君如此隕首奚難臣
敢不效微力而驅馳忘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或
冀有補於將來丕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政事而攘戎狄誓
不與金虜以偕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鑾輿之遄返
辭之弔矣天實臨之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實從事
即劉黶由湖北齊陽親筆御書

御頌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文遠瞻謁王室多故金人連
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鋒豈天未悔
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今會兵追擊冀遂奉迎而
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掛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

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舊官職澤被斯
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
蒼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啓御頌首伯紀樞密觀
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即劉黶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復臣
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訖者
遠迂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札仰宸
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鸞翔鳳翥之畫光生都屋
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謝中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

相得譬猶風虎雲龍之相從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後
合惟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於躬耕應聘之時而傳
說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
與有為苟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
睿以謀虎步齊魏之郊實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
為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湖之
上遂冒據於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戶
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疑蓋照知非一
日之積發函泣讀墮首知恩臣敢不密贊大猷仰遵睿訓
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三聖旋歸為期三年有成冀躋民於

仁壽十襲以寶願傳寵於雲來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
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
邑實封者應龍翔而慶雲集幸際會於休辰時雨降而品
物亨亦霑蒙於濡澤大恩甚渥小已何勝敢布由中之言
以瀆蓋高之聽謝伏惟皇帝陛下英睿出於天縱孝悌盡
於人倫當國步之多艱膺帝命而繼統華夏胥悅神人有
依式頒渙汗之恩覃及搢紳之士而臣誤承睿獎濫厠宰
司初無經邦之勲首被班秩之寵載惟忝冒彌切凌兢伏

望聖慈追還成命則臣俯蹈孤危之跡或可自安仰禪興復之功庶乎有望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特受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尋具表并劄子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者湛恩准於叨冒屢貢忱辭至意極於褒揚荐頒溫詔不避再三之瀆敢陳悃悞之誠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執德剛健乘六龍以御天受命溥將首庶物而出震感此風雲之會發為雷雨之私上下均霑遠邇咸被而臣

謹膺睿獎濫處宰司經體贊元愧之消埃之補頌慶行賞敢忘僮僕之辭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以穆師言則臣遠效古人粗守一介之節仰禪大政庶收千慮之功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為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之任屯散為解而風雨作叨霑優渥之恩固避莫從以榮為愧謝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

月之已徂寸心如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率皆憂國之餘豈期暮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於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於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邀說而有愧老獵師曾何補於涓埃乃荐膺於寵數猶墻弗許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獨斷以公冒物一天視而同仁霈為雨露之恩初無邇遐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於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竊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頒天廐之奇風雲隨於絕足迂星使以臨賁光寵動於私廷夫何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謂何謝伏念臣俎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樗櫟之材甚陋豈能堪棟楹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特荷聖知而驅策筋駑肉緩詎勝十駕之功御適轡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驂憫其驅馳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秀發先其備物之驪雪彩皓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戎都邑嘆驚駢麟行於地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目中願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

喻勵伏櫪之壯心石慶雖愚期舉策而知數之反不伐誓
絕意於為先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二

